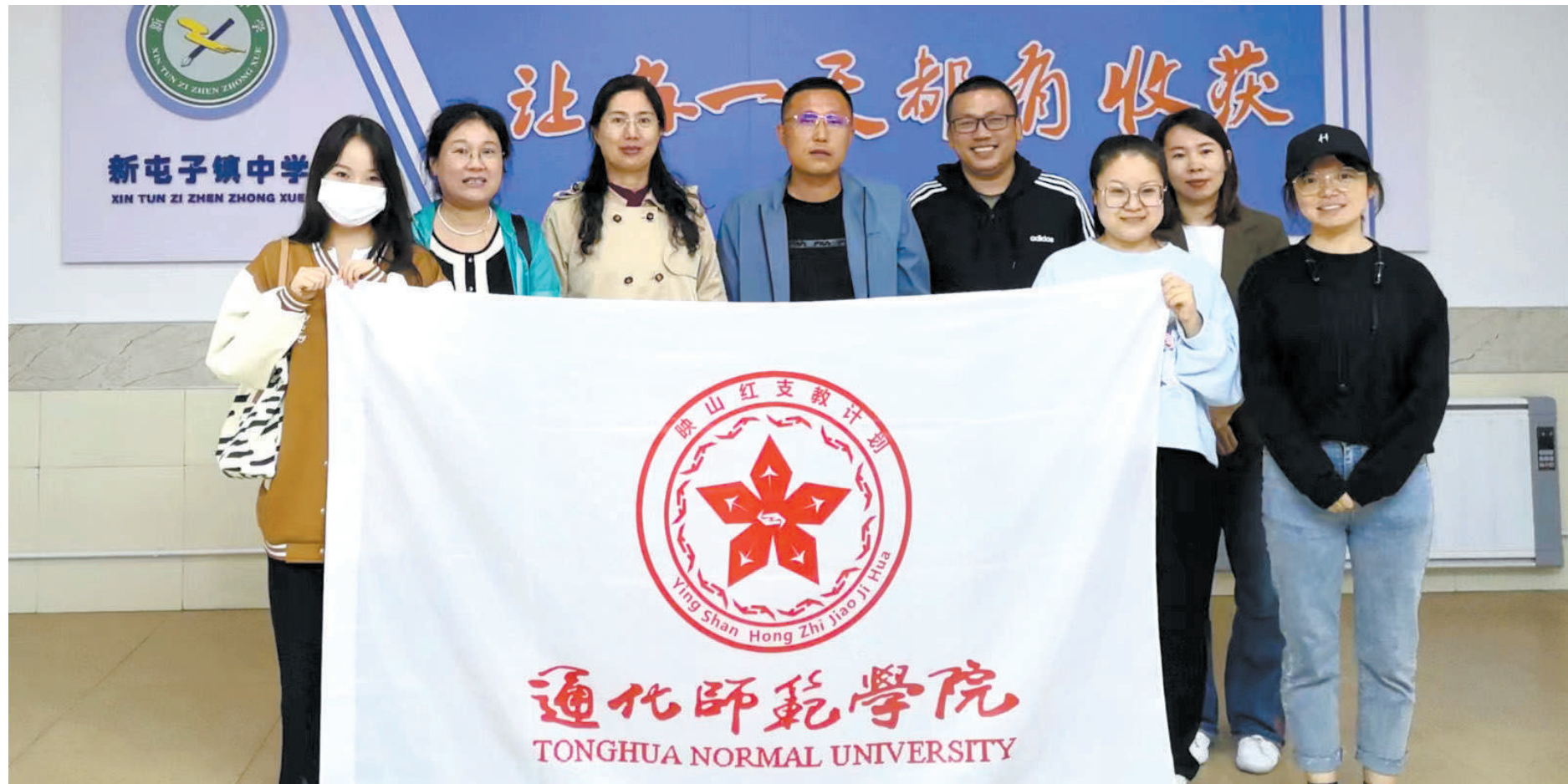


让岭上开遍“映山红”

——记吉林省通化师范学院教师张寒平



张寒平到基层乡村学校探望在此实习的师范生。

学校供图

本报记者 梁丹 黄璐璐

“课比天大，上什么课就应该琢磨什么课”

选择支教工作前，张寒平是通化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的教师。在城里长大的她，对乡村并不熟悉。2007年，她带领学生开展暑期“三下乡”活动，带着画板、颜料和美术工具走进了一所简陋的村小。

活动进行得很顺利。拿着“稀罕”的美术材料，村小的孩子们好奇又兴奋地创作着。气氛的改变发生在临走时：“老师们！你们还来吗？”孩子们追着问。

望着孩子们期盼的眼神，张寒平感到心狠狠地颤了一下，她问自己：“还来不来？要怎么来？”

2008年，作为教育实习指导教师，张寒平开始负责师范生的教育实践工作。她发现，教育实习是把师范生培养成合格教师的重要环节，“但是很多实习学校、专业老师和学生对实习都不认真，走个形式”。

张寒平身上有种东北人的爽利和朴素，她说：“对老师而言，课比天大。上什么课，就应该琢磨什么课。实践课归我管了，那我就把实践课上好。”怎么上好？她想起了村小孩子们的那一双双眼睛。

就这样，一个想法在张寒平的心里越来越清晰——让师范生到农村学校顶岗支教，在给师范生一个真正站上讲台的机会的同时，弥补农村教育资源不足，帮助农村孩子“筑梦”“圆梦”。

2008年，张寒平提出地方高校师范院校教育实习工作新模式，通过校地合作开展“映山红支教计划”的方式，支援服务长白山区农村学校。从最初个别学生参与的“民间”行动到2012年“映山红支教计划”成为全校行动，如今，通化师范学院18个专业的师范生尽数参与其中。

最初，有人质疑过张寒平，师范生进行教育实习，不应该去好学校吗？

张寒平也在想，在农村学校，学生们能成长、能有收获吗？这些年，她在学生身上看到了答案。

“马老师回来了！”2015年春季学期一开学，集安市台上镇中学九年级（2）班的教室里发出了一阵欢呼——曾在学校顶岗支教了一个学期的通化师范学院2011级本科生马双，通过考取特岗教师又回到了学校。

“这些孩子马上面临初升高的转折，我放不下他们，想陪着他们毕业。”实习前，马双从教的决心并不坚定，家人对她的希望是考公务员，但到乡村学校实习半年后，“这些想法都没有了。”择业时，马双瞒着家人只报考了特岗教师，并坚定地选择了集安市最偏远的台上镇中学。

提起那时的选择，马双说：“当看到农村孩子眼睛亮晶晶、充满渴求地看着自己时，自己唯一想的就是怎么能给他们更多。”

“有好的老师才能有好的教育。”在张寒平看来，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是没有终点的，但是，“怎么样让学生在最开始就能坚定当老师的信念，感觉到这份职业的价值和收获感，我们认为农村学校是提升师范生从教意愿、夯实教学技能、扎根乡村教育的好地方。”

如今，张寒平的理念凝聚成了更大的共识。通化师范学院院长朱俊义对记者说：“我们是地方性的师范类大学，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都没有坚定从教、投身乡村教育的想法，那怎么谈人才培养质量和服务地方呢？”



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北林区红丰小学，张寒平送村小学生放学。房咏梅 摄

“叫我一声老师，我就不能不管他们”

“张老师，这学期我们五年级的语文老师突然崴了脚，能协调个学生来顶一下岗吗？”“张老师，我们学校今年有个特殊孩子，能派个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支援’下吗？”……

去学校走访调研的这一路上，张寒平的电话很少有安静的时刻。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乡村学校加大投入，乡村学校师资紧张的情况大大缓解，但结构性短缺的问题依然突出。

“在我们加快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背景下，乡村学校师资，尤其是音体美师资的不足成了很大的短板。”集安市教育局副局长张艳丽说，通化师范学院师范生的顶岗支教实习帮了大忙。

现在，通化师范学院会提前收集基层乡村学校的师资需求，更精准地进行实习生选派。与此同时，当地教育局、学校则积极为学生提供安全的住宿条件、基本的实习补贴和良好的成长平台。

从基层学校、教育局不乐意接收到如今抢着要，从“剃头担子一头热”到双向奔赴，这些改变并不容易。

通化师范学院历史与地理学院副院长戚庭跃是最早跟着张寒平组织支教的。他还记得，最初，“吃闭门羹”是与学校、教育局建立合作时的常态，“我们在教育局门口一待就是大半天，跟在局长后面，想尽办法打动局长支持我们”。

除了外部，在实施“映山红支教计划”之初，内部压力也很大：有的老师说，学生一出去就是一学期，教学计划全打乱了，课没法上。有的学生担心下去那么长的时间，学分修不够怎么办。还有的教师担心学生在实习学校的生活保障和安全问题。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干成了是件好事，但是谁来干，怎么干？”戚庭跃说，不了解张寒平的人，有的还会猜忌她行事的目的，了解张寒平的亲友同事则觉得她有点傻——多干了很多事、操了很多心还不是拿一份工资？甚至她还常常自掏腰包资助乡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贴实习生。

不被理解，尤其是被内外两种压力挤压时，张寒平也难免觉得委屈。有一次她甚至已经打算放弃，这时，她的爱人很坚定地鼓励、支持她：“支援偏远农村学校的教育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做了我们就坚持住，你一定行！”

振作起来后，张寒平仔细想了想，觉得还是不愿意撒手，“一撒手我以前就白忙活了。白忙活不是说我图什么利益，而是这个事情就断了。不管是农村的小孩还是我们的学生，他们叫我一声老师，我就不能不管他们”。

在通化师范学院副校长张秋菊看来，“质朴”是学校的底色，也是张寒平和映山红支教团队的底色。“我们是在山区小城里办的大学，踏踏实实培养人是我们的心愿。立足长白山区，‘映山红支教团队’想做的也很简单，就是给乡村教育更多的年轻力量 and 希望。”张秋菊说。

“为农村孩子服务，这是我终身的誓言”

“虽然我年龄比寒平稍大，但我平时都喊她大哥。”为了确保学生安全和实习质量，通化师范学院按照50名学生至少配备一名驻县教师的标准，组织了服务保障团队，在已经当了6年驻县教师的房咏梅眼中，张寒平“霸得住蛮”，“非常能干事”。

一次，实习学校打来电话“告状”，说学生适应得差。张寒平带着房咏梅赶到学校发现，办公室，学校老师坐成一排在批评来实习的师范生。

张寒平不乐意了：“你们说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提到我们学生的优点。作为一个老师，要是连学生的优点都看不到，怎么当老师？半年的实习时间，因为你们的不认可、不信任，师范生可能会失去当一名教师的信念，这对于教育是一种多大的损失！”

后来，这所学校的校长“服软”了：“张老师，从你说的话里，我觉得我们有错。小孩在这儿，我们应该培养他们，而不是只想着怎么用他们。”

从大学讲台“沉”到基层，如今，房咏梅的日常是和片区里的实习学生、各所实习学校的校长教师和当地教育局保持联系，沟通各方。除了给学生做指导提要求，更多的时候，她要代表学生向学校、教育局提需求，最初她常常觉得心里没底，但只要张寒平在她就很安心，“寒平像大山一样让人觉得踏实可靠”。

尽管被视为“映山红支教计划”的“灵魂人物”，张寒平自己最常说的是：“没有团队没有学校的支持，我就算是铁人，也干不成这事。”采访中，她总是说自己很少，谈别人很多。

车行驶在国境线上，江水融化，山野渐绿。去年10月，张寒平也是这样开着车，走遍了吉林省边境线上的37所国门学校，了解每所学校的生源、师资等情况。

在她看来，无论是乡村教育还是边境教育，最需要的都是“年轻新鲜的血液”。“怎么让校园里充满年轻的生命，跑起来、跳起来、乐起来，这才是对乡村学校和边境学校最大的贡献。”张寒平说。

张寒平回忆起自己16年前作出决定时的想法：“在农村搞活动，不能给了钱就走、短暂停留一下就走，那是在‘晃’孩子。来到农村看到了农村孩子的情况，我想帮他们，但是咱不能今儿帮明天不帮，那还不如不帮。要想负责任，就得有一个长期的计划。”

她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今年，张寒平53岁了，她说自己还能再干7年，“退休后，我也打定主意了，还要为农村孩子服务，这是我终身的誓言”。

在长白山区，最早凌寒开放的映山红被称为“春的使者”，它带来了春的希望。而在当地山区人们的心中，“映山红支教计划”则带来了乡村教育的希望。

16年了，在长白山区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乡村学校在哪里，张寒平和学生就在哪里，映山红就开在哪里。



本报记者 焦以璇

人们常用“视讲台如生命”形容一个人对教师职业的热度。对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朱锐来说，讲台的意义或许大于生命。

最近，患癌却坚持授课的朱锐让无数网友落泪。在朱锐讲授的“艺术与头脑”课上，他拄着那根曾陪伴他登山的手杖，身子微微前倾，在教室来回踱步。厚厚的围巾和手套下都是化疗的痕迹。但是当他讲到哲学问题时，眼睛瞬间充满光彩，如同发现了世界上最珍贵、最明亮的东西一般。

原本40人的课堂容纳了近百人，过道上也坐满了学生。沉浸在朱锐的哲学世界里，学生或仰头倾听，或低头记录，似乎忘记眼前这位娓娓道来的师者已是癌症晚期。每次课前，他还需服下大量止痛片才能勉强支撑。

有一周为了能准时上课，朱锐差点儿和医院签了“后果自负”的“生死状”，手上还挂着医院的手环，但他在课后笑着说：“我非常高兴今天坚持从医院出来了，和你们讨论对我意义很大。”

前几次课堂上，朱锐平静地向学生们分享了一个“好消息”——以后再也不会因为化疗耽误上课了，不是因为病治好了，而是此时化疗没用了。

一位哲学学者对真理的不懈追求、面对死亡时的平和与豁达，就这样淋漓尽致地呈现在学生面前。

“他的生命状态是明澈的。”听了小半个学期朱锐老师的课，人大哲学院2023级本科生向敏淇得出这样的结论。向敏淇从第一堂课就认定要选朱锐的课，“因为他的笑容是我见过的最纯粹、最快乐、最轻松的笑容”。

多年来，朱锐专注于哲学与神经科学的交叉研究，掌握英语、德语、希腊语等多国语言，曾在国内外多所高校担任教职，2020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任教至今。

从教30多年，朱锐的教学理念是“教学相长”。他对所有学生采取平等的态度，把他们不只看作学生，也视为和自己一样的学者，希望学生用学者而非学生的姿态要求自己。

无论在课上课下，朱锐都一直鼓励学生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甚至担心自己讲太多了导致学生没有机会发言，“其实我希望你们可以多说一点儿，这样我可以倾听你们、从你们身上学习”。

生活中的朱锐喜欢爬山。他曾经独自在野山里迷路，好在有惊无险，最后沿着溪流找到了下山的路。生病前，他常常跑到森林公园里独坐，有时还在公园里给学生打电话聊论文。他还喜欢植物，认识很多种。也许，在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使朱锐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事实上，如何面对死亡是朱锐一直想传递给学生的。早在上个学期“西方哲学原典”的课堂上，朱锐就带领学生从电影片段和古希腊悲剧中思考“恐惧”和“死亡”。他告诉学生，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哲学就是练习死亡”，练习死亡的目的是战胜非理性的恐惧，到最后，唯一应该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所以哲学家是不怕死的，他在课上说：“哲学带给我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我不再恐惧死亡。”

对于朱锐而言，哲学不仅是停留在书本上的理论思辨，更是一种身体力行的生活方式。总有一天他会告别他最热爱的讲坛，他说，“如果哪天我倒在课堂，大家不要为我悲伤，而要为我感到骄傲，我很自豪”。

他的精神状态，正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学生和接触他的人，影响他们用何种视角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生。

“在困难与痛苦面前，我不再会把逃避当作一种手段。在需要作出抉择的时候，我想自己也不再会害怕，不再会恐惧有所失去。”每当想起老师的话，人大哲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胡可欣会觉得，那些暂时的痛苦和烦恼，似乎在作为更高整体的生活和生命面前，都并不足以困扰自己分毫。

也许，如何面对生与死是每个人终其一生都要学习的课程。朱锐用他的言传身教，为每个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生命之课。



朱锐在课堂上

朱锐：如果哪天我倒在课堂，大家不要悲伤

李盼 摄



3月21日中午，吉林省通化师范学院大学生支教实习指导中心主任张寒平交代好手里的工作，匆匆地开始了新一轮的下乡巡回。此前半个月，通化师范学院761名师范生已整装出发，开始了为期半年的春季学期支教实践。

这天下午，张寒平赶到了100多公里外的临江市苇沙河镇中心学校。正在这里实习的2021级教育学专业本科生熊莹莹对她说：“张老师，在这儿挺好。但是我带的五年级只有1个学生，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还不知怎么办好。”

“你是教育学专业的，要做研究，1个人的课堂怎么上好，这不仅仅是个教学问题，还要思考如何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要和学生交朋友，趁这次实习你正好写篇论文研究一下。”在给出了几个小技巧后，张寒平建议道。

坐落在半山腰的苇沙河镇中心学校是一所边境学校，沿着坡地下去就是鸭绿江，江的对面是朝鲜。离开苇沙河赶往下一所学校，道路蜿蜒，张寒平的车开得很稳。她笑称自己是一个开车技术很好的“非典型”女司机。

从2008年开始，张寒平带着师范生通过顶岗支教的方式服务了长白山区330多所学校。16年，15万公里，张寒平的车技就是在支教路上练出来的。